

刘心武评点

金瓶梅

中

漓江出版社

(明)兰陵笑笑生著 刘心武评点

刘心武评点

金瓶梅

中

(明) 兰陵笑笑生 著 覃知非 校点

刘心武 评点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第三十八回

西门庆夹打二捣鬼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



丽质温柔更老成，玉壶明月适人情。
轻回玉脸花含媚，浅蹙蛾眉云髻松。
勾引蜂狂桃蕊绽，潜牵蝶乱柳腰新。
令人心地常相忆，莫学章台赠淡情。

话说冯婆子走到前厅角门首，看见玳安在厅榻子前拿着茶盘儿伺候。玳安望着妈妈撇嘴儿：“你老人家先往那里去。俺爹和应二爹说话哩！说了话，打发他去了，就起身，先使棋童儿送酒去了。”那婆子听见，两步做一步走的去了。

原来，应伯爵来说：“揽头李智、黄四派了年例三万香蜡等料，钱粮下来该一万两银子，也有许多利息。上完了批，就在东平府见关银子，来和你计较，做不做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我那里做他！揽头以假充真，买官让官。我衙门里搭了事件，还要动他。我做他怎的！”伯爵道：“哥若不做，教他另搭别人？在你。借二千两银子与他，每月五分行利，教他关了银子还你，你心下如何？计较定了我对他说，教他两个明日拿文书来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既是你的分上，我挪一千银子与他罢！如今我庄子收拾，还没银子哩！”伯爵见西门庆吐了口儿，说道：“哥，若十分没银子，看怎么再拨五百两银子货物儿，凑个千五儿与他罢。他不敢少下你的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他少下我的，我有法儿处。又一件，应二哥银子便与他，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儿，在外边东诓西骗。我打听出来，只怕我衙

“衙门里搭了事件”，另有发达之路，便把此种“小揽小闹”事看轻了。知是“以假充真，买官让官”，却并非有谴责之心，是懒得做、不屑做。

不教他打旗儿，并非“自爱”，而是预防。其实李智、黄四等多半要打他旗儿。



袖着小肠，生动。卑而贱，陋而贼。

本是紫膛面皮，再加紫胀，岂不成了茄子！

权是这样用法！

门监里放不下他。”伯爵道：“哥说的什么话！典守者不得辞其责。他若在外边打哥的旗儿，常没事罢了。若坏了事，要我做什么？哥，你只顾放心，但有差迟，我就来对哥说。说定了，我明日教他好写文书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明日不教他来，我有勾当，教他后日来。”说毕，伯爵去了。

西门庆教玳安伺候马，带上眼纱，问棋童去没有。玳安道：“来了，取挽手儿去了。”不一时，取了挽手儿来，打发西门庆上马，径往牛皮巷来。不想韩道国兄弟韩二捣鬼，耍钱输了，吃的光睁睁儿的，走来哥家问王六儿讨酒吃。袖子里掏出一条小肠儿来，说道：“嫂，我哥还没来哩！我和你吃壶烧酒。”那妇人恐怕西门庆来，又见老冯在厨下，不去兜揽他。说道：“我是不吃。你要吃，拿过一边吃去，我那里耐烦！你哥不在家，招是招非的，又来做什么？”那韩二捣鬼把眼儿涎瞪着，又不去，看见桌底下坛白泥头酒，贴着红纸帖儿。问道：“嫂子，是那里酒？打开筛壶来俺每吃。耶哧，你自受用！”妇人道：“你趁早儿休动。是宅里老爹送来的，你哥还没见哩！等他来家，有便倒一瓯子与你吃。”韩二道：“等什么哥！就是皇帝爷的，我也吃一钟儿！”才待搬泥头，被妇人劈手一推，夺过酒来，提到屋里去了。把二捣鬼仰八叉推了一交。半日扒起来，恼羞变成怒，口里喃喃呐呐骂道：“贼淫妇！我好意带将菜儿来，见你独自一个冷落落，和你吃杯酒，你不理我倒推我一交。我教你不要慌，你另叙上了有钱的汉子不理我了，要把我打开，故意的撵我、器我、汕我、又趁我！休教我撞见，我教你这不值钱的淫妇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！”妇人见他的话不防头，一点红从耳畔起，须臾紫胀了双腮，便取棒槌在手，赶着打出来骂道：“贼饿不死的杀才！倒了你！那里味醉了，来老娘这里撒野火儿！老娘手里饶你不过！”

那二捣鬼口里喇喇哩哩骂淫妇，直骂出门去。不想西门庆正骑马来，见了他，问是谁。妇人道：“情知是谁！是韩二那厮，见他哥不在家，要便要钱输了，吃了酒来殴我。有他哥在家，常时撞见打一顿。”那二捣鬼一溜跑了。西门庆又道：“这少死的花子，等我明日到衙门里，与他做功德！”妇人道：“又教爹惹恼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你不知，休要惯了他！”妇人道：“爹说的是。自古良善被人欺，慈悲生患害。”一面让西门庆明间内

坐。西门庆分付棋童回马家去，叫玳安儿：“你在门首看，但掉着那光棍的影儿，就与我锁在这里，明日带衙门里来。”玳安道：“他的魂儿听见爹到了，不知走的那里去了。”

西门庆坐下。妇人见毕礼，连忙屋里叫丫鬟锦儿拿了一盏果仁茶出来，与西门庆吃，就叫他磕头。西门庆道：“也罢。倒好个孩子，你且将就使着罢。”又道：“老冯在这里，怎的不替你拿茶？”妇人道：“冯妈妈他老人家，我央及他厨下使着手哩！”西门庆又道：“头里我使小厮送来的那酒，是个内臣送我的竹叶清酒，里头有许多药味，甚是峻利。我前日见你这里打的酒，通吃不上口，我所以拿的这坛酒来。”妇人又道了万福，说：“多谢爹的酒。正是这般说，俺每不争气，住在这僻巷子里，又没个好酒店，那里得上样的酒来吃？只往大街上取去。”西门庆道：“等韩伙计来家，你和他计较，等子狮子街那里，替你破几两银子买下房子。等你两口子亦发搬到那里住去罢。铺子里又近，买东西诸事方便。”妇人道：“爹说的是，看你老人家怎的可怜见！离了这块儿也好。就是你老人家行走，也免了许多小人口嘴。咱行的正，也不怕他。爹心里要处自情处，他在家和不在家一个样儿，也少不得打这条路儿来。”

说一回，房里放下桌儿，请西门庆房里宽了衣服坐。须臾，安排酒菜上来，桌上无非是些鸡鸭鱼肉、嘎饭、点心之类。妇人陪定，把酒来斟。不一时，两个并肩叠股而饮。吃得酒浓时，两个脱剥上床交欢，自在顽耍。^①

西门庆与妇人搂抱到二鼓时分，小厮马来接，方才起身回家。到次日早，衙门里差了两个缉捕，把二捣鬼拿到提刑院。只当做掏摸土贼，不由分说一夹二十，打的顺腿流血。睡了一个月，险不把命花了。往后吓了，影也再不敢上妇人门缠搅了。正是：恨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

迟了几日，来保、韩道国一行人东京回来，备将前事对西门庆说：“翟管家见了女子，甚是欢喜，说费心。留俺在府里住了两日，讨了回书。送了爹一匹青马，封了韩伙计女儿五十两银子礼钱，又与了小的二十两盘缠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勾了。”看了回书，书中无非是知感不尽之意。

“行的正，不怕”，细思此“逻辑”，不禁寒浸毛孔。

上次明明被“捉奸捉双”，却得“无罪开释”。这回不过语言挑逗，不但未沾一星荤腥，还已吃过棒槌，却被“严加法办”。叹小民，莫遇官，祸福哪有法可依？全在为官喜怒中！

^① 此处删643字。



好大方，好体恤，好厚道。

竟满心欢喜。并不像当年潘金莲看见武大郎回来般懊恨。

口气如叙述一桩做成的好生意。

恍然大悟后，并无愤慨之情。大有“受之无愧”之态。

一个自觉“输身”赚钱，一个切嘱“休要怠慢”，真是一对卖肉的最佳拍档。“你还不知老娘怎样受苦哩！”一句话里有西门庆多少变态的性虐待狂为。

自此两家都下着生名字，前日有了。称呼亲家，不在话下。韩道国与西门庆磕头拜谢回家。西门庆道：“韩伙计，你还把你女儿这礼钱收去。也是你两口儿恩养孩儿一场。”韩道国再三不肯收，说道：“蒙老爹厚恩，礼钱已是这银子小人怎好又受得！从前累的老爹好少哩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你不依，我就恼了。你将回家，不要花了，我有个处。”那韩道国就磕头谢了，拜辞回去。

老婆见他汉子来家，满心欢喜。一面接了行李，与他拂了尘土，问他长短：“孩子到那里好么？”这道国把往回一路的话，告诉一遍说：“好人家，孩子到那里就与了三间房，两个丫鬟伏侍，衣服头面是不消说。第二日，就领了后边见了太太。翟管家甚是欢喜，留俺每住了两日，酒饭连下人都吃不了。又与了五十两礼钱，我再三推辞，大官人又不肯，还教我拿回来了。”因把银子与妇人收了。妇人一块石头方落地，因和韩道国说：“咱到明日，还得一两银子谢老冯。你不在，亏他常来做伴儿。大官人那里，也与了他一两。”正说着，只见丫头过来递茶。韩道国道：“这个是那大姐？”妇人道：“这个是我新买的丫头，名唤锦儿。——过来与你爹磕头！”磕了头，丫头往厨下去了。

老婆如此这般，把西门庆勾搭之事，告诉一遍：“自从你去了，来行走了三遭，才使四两银子买了这个丫头。但来一遭，带一二两银子来。第二的不知高低，气不愤，走这里放水，被他撞见了，拿到衙门里，打了个臭死，至今再不敢来了。大官人见不方便，许了要替咱每大街上买一所房子，教咱搬到那里住去。”韩道国道：“嗔道他头里不受这银子，教我拿回来，休要花了。原来就是这些话了。”妇人道：“这不是有了五十两银子。他到明日，一定与咱多添几两银子，看所好房儿。也是我输了身一场，且落他些好供给穿戴。”韩道国道：“等我明日往铺子里去了，他若来时，你只推我不知道，休要怠慢了他，凡事奉他些儿。如今好容易撰钱，怎么赶的这个道路！”老婆笑道：“贼强人，倒路死的！你倒会吃自在饭儿，你还不知老娘怎样受苦哩！”两个又笑了一回。打发他吃了晚饭，夫妻收拾歇下。到天明，韩道国宅里讨了钥匙，开铺子去了，与了老冯一两银子谢他。俱不必细说。

一日，西门庆同夏提刑衙门回来。夏提刑见西门庆骑着一匹高头点子青马，问道：“长官，那匹白马怎的不骑，又换了这匹马？倒好一匹马，不知口里如何？”西门庆道：“那马在家歇他两日儿。这马，是昨日东京翟云峰亲家送来的，是西夏刘参将送他的。口里才四个牙儿，脚程紧慢多有他的。只是有些毛病儿，快护槽疔蹬。初时着了路上走，把膘息跌了许多；这两日，才吃的好些儿了。”夏提刑道：“这马甚是会行。只好长骑着每日躡街道儿罢了，不可走远了他。论起在咱这里，也值七八十两银子。我学生骑的那马，昨日又瘸了，今早来衙门里来，旋拿帖儿问舍亲借了这匹马骑来了。甚是不方便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不打紧。长官没马，我家中还有一匹黄马，送与长官罢！”夏提刑举手道：“长官下顾，学生奉价过来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不须计较，学生到家，就差人送来。”两个走到西街口上，西门庆举手分路来家，到家就使玳安把马送去。夏提刑见了大喜，赏了玳安一两银子，与了回帖儿说：“多上覆，明日到衙门里面谢。”

过了两月，乃是十月中旬时分。夏提刑家中做了些菊花酒，叫了两名小优儿，请西门庆一叙，以酬送马之情。西门庆家中吃了午饭，理了些事务，往夏提刑家饮酒。原来夏提刑备办一席齐整酒肴，只为西门庆一人而设，见了他来，不胜欢喜。降阶迎接，至厅上叙礼。西门庆道：“如何长官这等费心？”夏提刑道：“今年寒家做了些菊花酒，闲中屈执事一叙，再不敢请他客。”于是见毕礼数，宽去衣服，分宾主而坐。茶罢着棋，就席饮酒叙谈，两个小优儿在旁弹唱。正是：得多少金尊进酒浮香蚁，象板催箏唱鹧鸪。

不说西门庆在夏提刑家饮酒，单表潘金莲见西门庆许多时不进他房里来，每日翡翠衾寒，芙蓉帐冷。那一日把角门儿开着，在房内银灯高点，靠定帏屏，弹弄琵琶。等到二三更，便使春梅瞧数次，不见动静。正是：银箏夜久殷勤弄，寂寞空房不忍弹。取过琵琶，横在膝上，低低弹了个《二犯江儿水》以遣其闷。在床上和衣儿又睡不着，不免“闷把帏屏来靠，和衣强睡倒”。猛听的房檐上铁马儿一片声响，只道西门庆来到，敲的门环儿响，连忙使春梅去瞧。春梅回道：“娘，错了。是外边风起落雪了。”妇人于是弹唱道：

听风声嘹亮，雪洒窗寮，任冰花片片飘。

巴不得一问。欲骄且谦。

见缝插针。欲收故辞。



潘金莲原比王六儿之辈多情。王六儿纯粹是“卖肉”。潘金莲主要是为了享受性快乐。

西门庆此时却又“性而下”，只想享受“天伦之乐”。

一回儿灯昏香尽，心里欲待去剔续。见西门庆不来，又意儿懒的动旦了。唱道：

懒把宝灯挑，慵将香篆烧。（只是捱一日似三秋，盼一夜如半夏。）捱过今宵，怕到明朝。细寻思，这烦恼何日是了？（暗想负心贼当初说的话儿，心中由不的我伤情儿。）想起来，今夜里心儿内焦，误了我青春年少！（谁想你弄的我三不归，四捕儿，着他）你撇的人，有上稍来没下稍。

且说西门庆约一更时分，从夏提刑家吃了酒归来。一路天气阴晦，空中半雨半雪下来，落在衣服上，多化了。不免打马来家，小厮打着灯笼，就不到后边，径往李瓶儿房来。李瓶儿迎着，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。西门庆穿着青绒狮子补子、坐马白绫袄子，忠靖段巾、皂靴棕套、貂鼠风领。李瓶儿替他接了衣服。止穿绫敞衣，坐在床上就问：“哥儿睡了不曾？”李瓶儿道：“小官儿顽了这回，方睡下了。”西门庆分付：“叫孩儿睡罢。休要沉动着，只怕唬醒他。”迎春于是拿茶来吃了。李瓶儿问：“今日吃酒来的早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夏龙溪还是前日因我送了他那匹马，今日全为我费心，治了一席酒请我；又叫了两个小优儿。和他坐了这一回。见天气下雪，来家早些。”李瓶儿道：“你吃酒，教丫头筛酒来你吃。大雪里来家，只怕冷哩！”西门庆道：“还有那葡萄酒，你筛来我吃。今日他家吃的是自造的菊花酒，我嫌他馥香馥气的，我没大好生吃。”于是迎春放下桌儿，就是几碟腌鸡儿嘎饭、细巧果菜之类。李瓶儿拿杌儿在旁边坐下，桌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儿。

这里两个吃酒，潘金莲在那边屋里冷清清。独自一个儿坐在床上，怀抱着琵琶。桌上灯昏烛暗。待要睡了，又恐怕西门庆一时来；待要不睡，又是那盹困，又是寒冷。不免除去冠儿，乱挽乌云；把帐儿放下半边来，拥衾而坐。正是：倦倚绣床愁懒睡，低垂锦帐绣衾空。早知薄幸轻抛弃，辜负奴家一片心。又唱道：

懊恨薄情轻弃，离愁闲自恼。

又唤春梅过来：“你去外边再瞧瞧，你爹来了没有，快来回我话。”那春梅走去，良久回来，说道：“娘还认爹没来哩！爹来家不耐烦了，在六娘屋里吃酒的不是？”这妇人不听罢了；听了，如同心上戳上几把刀子一

般。骂了几句负心贼，由不得，扑簌簌眼中流下泪来。一径把那琵琶儿放得高高的，口中又唱道：

论杀人好怒，情理难饶，负心的天鉴表！（好教我题起来，又是那疼他，又是那恨他。）心痒痛难搔，愁怀闷自焦。（叫了声贼狠心的冤家，我比他何如？盐也是这般盐，醋也是这般醋。砖儿能厚？瓦儿能薄？你一旦弃旧怜新。）让了甜桃，去寻酸枣。（不合今日教你哄了。）奴将你这定盘星儿错认了。（合）想起来，心里里焦，误了我青春年少。你撇的人，有上稍来没下稍。

为人莫作妇人身，百般苦乐由他人。

痴心老婆负心汉，悔莫当初错认真。

常记的当初相聚，痴心儿望到老。（谁想今日他把心变了，把奴来一旦轻抛不理，正如那日被云遮楚岫，水淹蓝桥，打拆开鸾凤交。（到如今当面对语，心隔千山，隔着一堵墙，咫尺不得相见。）心远路非遥，（意散了，如盐落水，如水落沙相似了。）情疏鱼雁杳。（空教我有情难控诉。）地厚天高，（空教我无梦到阳台。）梦断魂劳。俏冤家这其间心变了！（合）想起来，心里里焦，误了我青春年少。你撇的人，有上稍来无下稍。

西门庆正在房中和李瓶儿吃酒，忽听见这边房里弹的琵琶之声，便问是谁弹琵琶。迎春答道：“是五娘在那边弹琵琶响。”李瓶儿道：“原来你五娘还没睡哩！绣春，你快去请你五娘来吃酒。你说俺娘请哩。”那绣春去了，李瓶儿忙教迎春那边安下个坐儿，放个钟箸在面前。良久，绣春走来说：“五娘摘了头，不来哩！”李瓶儿道：“迎春，你再去请你五娘去。你说，娘和爹请五娘哩！”不多时，迎春来说：“五娘把角门儿关了，说吹了灯睡下了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休要信他小淫妇儿，等我和你两个拉他去。务要把他拉了来，咱和他下盘棋耍子。”

于是和李瓶儿同来打他角门，打了半日，春梅把角门子开了，西门庆拉着李瓶儿进入他房中。只见妇人坐在帐上，琵琶放在旁边。西门庆道：“怪小淫妇儿，怎的两三转请着你不来？”金莲坐在床上纹丝儿不动，把脸儿沉着。半日说道：“那没时运的人儿，丢在这冷屋里，随我自

人在欲火中。最难煎熬是此时。

此种俚曲，也自有其动人之处。



欲火中烧者，最怕此种“友好姿态”。

生儿由活的，又来揪采我怎的？没的空费了你这个心，留着别处使。”西门庆道：“怪奴才，八十岁妈妈没牙——有那些唇说的！李大姐那边请你和他下盘棋儿，只顾等你不去了。”李瓶儿道：“姐姐，可不怎的？我那屋里摆下棋子了，咱每闲着下一盘儿，赌杯酒吃。”金莲道：“李大姐，你每自去。我摘了头，你不知我心里不耐烦。我如今睡也，比不的你每心宽闲散。我这两日，只有口游气儿，黄汤淡水谁尝着来？我成日睁着脸儿过日子哩！”西门庆道：“怪奴才，你好好儿的，怎的不好？你若心内不自在，早对我说，我好请太医来看你。”金莲道：“你不信，教春梅拿过我的镜子来，等我瞧：这两日，瘦的相个人模样哩！”春梅把镜子真个递在妇人手里，灯下观看。正是：羞对菱花拭粉妆，为郎憔悴减容光。闭门不顾闲风月，任您梅花自主张。

羞把菱花来照，蛾眉懒去扫。暗消磨了精神，折损了丰标，瘦伶仃不甚好。

他也照。此笔甚妙。饱汉怎知饿汉饥？

西门庆拿过镜子也照了照，说道：“我怎么不瘦？”金莲道：“拿什么比的！每日碗酒块肉，吃的肥胖胖的，专一只奈何人！”被西门庆不由分说，一屁股挨着他坐在床上，搂过脖子来就亲了个嘴。舒手被里，摸见他还没脱衣裳，两只手齐插在他腰里去，说道：“我的儿，真个瘦了些！”金莲道：“怪行货子，好冷手，冰的人慌！莫不我哄了你不成？”正是：香褪了海棠娇，衣惚了杨柳腰。说着，顺着香腮抛下珠泪来，“我的苦恼谁人知道！眼泪打肚里流罢了。”

闷闷无聊，攘攘劳劳。泪珠儿到今滴尽了。（合）想起来，心里乱焦，误了我青春年少。撇的人来，有上稍来落下稍。

乱了一回，西门庆还把他强死强活拉到李瓶儿房内，下了一盘棋，吃了一回酒。临起身，李瓶儿见他这等脸酸，把西门庆撵掇过他这边歇了。正是：得多少腰瘦故知闲事恼，泪痕只为别情浓。有诗为证：

自从别后减容光，万转千回懒下床。

亏杀瓶儿成好事，得教巫女会襄王。

毕竟未知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岂止脸酸。心如醋臃。

第三十九回

西门庆玉皇庙打醮 吴月娘听尼僧说经



汉武清斋夜筑坛，自斟明水醮仙官。
殿前玉女移香案，云际金人捧露盘。
绛节几时还入梦，碧桃何处更骖鸾？
茂陵烟雨埋弓箭，石马无声蔓草寒。

话说当日，西门庆在潘金莲房中歇了一夜，那妇人恨不的钻入他腹中，在枕畔千般贴恋，万种牢笼；泪搵鲛绡，语言温顺，实指望买住汉子心。不料，西门庆外边又刮刺上了韩道国老婆王六儿，替他狮子街石桥东边，使了一百廿两银子买了一所门面两间、倒底四层房屋居住。除了过道，第二层间半客位；第三层除了半间供养佛像祖先、一间做住房，里面依旧厢着炕床，对面是烧煤火炕，收拾糊的干净；第四层除了一间厨房、半间盛煤炭，后边还有一块做坑厕，俱不必细说。

自从搬过来，那左近街坊邻舍，都知他是西门庆伙计。又见他穿着一套儿齐整绢帛衣服，在街上摇摆。他老婆常插戴的头上黄晃晃打扮模样，在门前站立。这等行景，不敢怠慢。都送茶盒与他，又出人情庆贺。那中等人家称他做韩大哥、韩大嫂，以下者赶着以叔婶呼之。西门庆但来他家韩道国就在铺子里上宿，教老婆陪他自在顽耍。朝来暮往，街坊人家也多知道这件事，惧怕西门庆有钱有势，谁敢惹他？见一月之间，西门庆也来行走三四次，与王六儿打的一似火炭般热。穿着器用的，比前日不同。

王六儿“肉价”不菲。

世情多如此。作者叙来不惊。构成世情的最深层的因素还是人性。



僧道在那时，如水银泄地般“走跳”于每一个中等以上人家的内庭。

吴月娘真是贤“内助”。她压抑着情欲，张罗着祈福攘灾一类的“家庭大事”。

“多少醮款”这一问题最要紧。

看看腊月时分，西门庆在家乱着送东京并府、县、军卫、本卫衙门中节礼。有玉皇庙吴道官使徒弟送了四盒礼物：一盒肉、一盒银鱼、两盒果馅蒸酥，并天地疏、新春符、谢灶诰。

西门庆正在上房吃饭，玳安儿拿进帖来，上写着：“玉皇庙小道吴宗哲顿首拜。”西门庆揭开盒儿看了，说道：“出家人，又教他费心，送这厚礼来。”分付玳安，连忙教书童儿封一两银子，拿回帖与他。月娘在旁，因话题起：“一个出家人，你要便年头节尾常受他的礼，倒把前日李大姐生孩儿时你说许了多少愿醮，就教他打了罢！”西门庆道：“早是你题起来！我许下一百廿分醮，我就忘死了。”月娘道：“原来你这个大诳答子货！谁家愿心是忘记的？你便有口无心许下，神明都记着。嗔道孩子成日恁啾啾唧唧的，原来都这愿心压的他。此是你干的营生！”西门庆道：“既恁说，正月里就把这醮愿，在吴道官这庙里还了罢！”月娘道：“昨日李大姐说，这孩子有些病痛儿的。要问那里讨个外名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又往那里讨外名？就寄名在吴道官这庙里罢。”因问玳安：“他庙里有谁在这里？”玳安道：“是他第二个徒弟应春跟了礼来。”

西门庆一面走出外边来，那应春儿连忙跨马磕头，说：“家师父多拜上老爹，没什么孝顺。使小徒来送这天地疏并些微礼儿，与老爹赏人。”西门庆止还了半礼，说道：“多谢你师父厚礼。”让他坐。说道：“小道怎么敢坐！”西门庆道：“你坐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”那道士头戴小帽，身穿青布直掇，下边履鞋净袜。谦逊数次，方才把椅儿挪到旁边坐下。问道：“老爹有甚钩语分付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正月里我有些醮愿，要烦你师父替我还还儿。在你本院。也是那日，就送小儿寄名。不知你师父闲不闲？”徒弟连忙立起身来说道：“老爹分付，随问有甚人家经事，不敢应承！请问老爹，订在正月几时？”西门庆道：“就订在初九——爷旦日那个日子罢！”徒弟道：“此日正是天诞。《玉匣记》上我请律爷交庆，五福骈臻，修斋建醮甚好。那日开大殿与老爹铺坛，请问老爹，多少醮款？”西门庆道：“也是今岁七月，为生小儿，许了一百廿分清醮，一向不得个心净，趁着正月里还了罢！就把小儿送与你师父，向三宝座下讨个外名。”徒弟又问：“请问那日延请多少道众？”西门庆道：“教你师父请十

六众罢！”说毕，左右放桌儿待茶。先封十五两经钱，另外又封了一两酬答他的节礼。又说：“道众的衬施，你师父不消备办，我这里连阡张香烛一事带去。”喜欢的道士屁滚尿流，临出门谢了又谢，磕了头儿又磕。

到正月初八日，先使玳安儿送了一石白米、一担阡张、十斤官烛、五斤沉檀马牙香、十二匹生眼布做衬施；又送了一对京段、两坛南酒、四只鲜鹅、四只鲜鸡、一对豚蹄、一脚羊肉、十两银子与官哥儿寄名之礼。西门庆预先发帖儿：请下吴大舅、花大舅、应伯爵、谢希大四位相陪。陈经济骑头口，先到庙中替西门庆瞻拜。

到初九日，西门庆也没往衙中去。绝早冠带，骑大白马，仆从跟随，前呼后拥；竟出东门，往玉皇庙来。远远望见结彩的宝幡，过街榜棚，进约不上五里之地，就是玉皇庙。至山门前下马睁眼观看，果然好座庙宇，天宫般盖造！但见：

青松郁郁，翠柏森森。金钉朱户，玉桥低影轩宫；碧瓦雕檐，绣幕高悬宝槛。七间大殿，中悬敕额金书；两虎长廊，彩画天神帅将。祥云影里，流星门高接青霄；瑞霞光中，郁罗台直侵碧汉。黄金殿上，列天帝三十二尊；白玉京中，现毫光百千万亿。三天门外，离娄与师旷狰狞；左右阶前，白虎与青龙英勇。宝殿前仙妃玉女，霞帔曾献御香花；玉陛下四相九卿，朱履肃朝丹凤阙。九龙床上，坐着个不坏金身万天教主玉皇张大帝。头戴十一冕旒，身披袞龙青袍。腰系蓝田带，按八卦九宫；手执白玉圭，听三皈五戒。金钟撞处，三千世界尽皈依；玉磬鸣时，万象森罗皆拱极。朝天阁上，天风吹下步虚声；演法坛中，夜月常闻仙佩响。只此便为真紫府，更于何处觅蓬莱！

西门庆由正门而入，见头一座流星门上，七尺高朱红牌架，列着两行门，对大书：

黄道天开，祥启九天之闾闾，迓金舆翠盖以延恩；

玄坛日丽，光临万圣之幡幢，诵宝笈瑶章而阐化。

到了宝殿上，悬着二十四字斋题，大书着：“灵宝答天谢地，报国酬恩，九转玉枢，酬盟寄名，吉祥普满斋坛。”两边一联：

“衬施”如此丰厚，喜欢得怕不仅是屁滚尿流了。人们寄希望于能为自己消灾引福的“专职人员”。“专职人员”则渴盼寄希望于己者有丰厚的报酬。此种俗世景象，至今犹存。

倒是没有杂糅进佛教符号的一个“纯粹道观”。



先天立极，仰大道之巍巍，庸申至悃；

昊帝尊居，鉴清修之翼翼，上报洪恩。

西门庆进入坛中香案前，旁边一小童捧盆巾盥手毕，铺排跪请上香。铺毡褥，行礼叩坛毕。原来吴道官讳宗哲，法名道真。生的魁伟身材，一脸胡须；襟怀洒落，广结交，好施舍；见作本宫住持。以此，高贵达官多往投之做醮。席设甚齐整。迎宾待客，一团和气。手下也有三五个徒弟徒孙，一呼百诺。西门庆会中常在建醮，每生辰节令，疏礼不缺。何况西门庆又做了刑名官，来此做好事，送公子寄名，受其大礼，如何不敬？

“何况”一句不可少。

那日就是他做斋功，主行法事。头戴玉环九阳雷巾，身披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鹤氅，腰系丝带。忙下经筵来，与西门庆稽首道：“小道蒙老爹错爱，迭受重礼，使小道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就是哥儿寄名，小道礼当叩祝，三宝保安，增延寿命，尚不能以报老爹大恩；何以又叨受老爹厚赏？许多厚礼，诚有愧赧。经衬又且过厚，令小道愈不安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厚劳费心辛苦，无物可酬，薄礼表情而已。”

“符码”越复杂，越令信者入彀。

叙礼毕，两边道众齐来稽首。一面请去外方丈，三间厂厅名曰松鹤轩，多是朱红亮榻，那里自在坐处待茶。西门庆见四面粉墙，摆设湖山潇洒，堂中椅桌光鲜，左壁挂黄鹤楼白日飞升，右壁悬洞庭湖三番渡。正面有两幅吊屏，草书一联：“引两袖清风舞鹤，对一方明月谈经。”西门庆刚坐下，就令小厮棋童儿：“拿马接你应二爹去。只怕他没马，如何这咱还没来？”玳安道：“有姐夫骑的驴子还在这里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也罢。”分付棋童快骑接去。那棋童从山门里面牵出来，骑了一直去了。

吴道官诵毕经，下来递茶，陪西门庆坐，叙话：“老爹敬神，一点诚心，小道怎敢惹罪？各道多从四更起来，到坛讽诵诸品仙经，并玉皇参行醮经。今日，三朝九转，玉枢法事，多是整做。将官儿的生日八字，另具一文书，奏名于三宝面前，起名叫做吴应元。太乙司命，桃延合康；寿龄永保，富贵遐昌。小道这里又添了二十四分答谢天地、十二分庆赞上帝、二十四分荐亡，共列一百八十分醮款。”西门庆道：“多有费心。”

不一时，打动法鼓，请西门庆到坛看文书。西门庆从新换了大红五

彩狮补吉服，腰系蒙金犀角带。到坛，有绛衣表白在旁先宣念斋意：

大宋国山东清河县县牌坊居住，奉道祈恩酬醮保安信官西门庆，本命丙寅年七月廿八日子时建生；同妻吴氏，本命戊辰年八月十五日子时建生；（表白道：“还有宝眷，小道未曾添上。”西门庆道：“你只添上个李氏，辛未年正月十五日午时建生。”）同男官哥儿，丙申年六月廿三日申时建生。领家眷等，即日投诚，拜干洪造。言念庆一介微生，三才末品。出入起居，每感龙天之护佑；迭迁寒暑，常蒙神圣以匡扶。职列武班，叨承警卫。沐恩光之宠渥，享符禄之丰盈。莅任刑名，每思图报；恭逢盛世，仰赖旃幃。是以修设清醮，共廿四分位。答报天地之洪恩，酬祝皇王之巨泽。又修设清醮十二分位，兹逢天诞，庆赞帝真。介五福以遐昌，迓诸天而下迈。良愿于去岁六月二十三日，因为侧室李氏生男官哥儿，是庆要祈坐蓐无虞，临盆有庆。恭对将男官哥儿寄于三宝殿下，赐名吴应元，期在出幼圆满。另行请祈天地位下，告许清醮一百廿分位，续箕裘之胤嗣，保寿命之延长。附荐西门氏门中，三代宗亲等魂：祖西门京良，祖妣李氏；先考西门达，妣夏氏；故室人陈氏，及前亡后化，升陞罔知。是以修设清醮廿四分位，恩资道力，均证生方。共列仙醮一百八十分位，仰干化覃，俯赐勾销。谨以宣和三年正月初九日，天诞良辰，特就大慈玉皇殿，仗延官道，修建灵宝，答天谢地，报国酬盟；庆神保安，寄名转经；吉祥普满，大斋一昼夜。延三境之司尊，迓万天之帝驾。日近清光，出入金门而有喜；时加美秩，褒封紫诰以增荣。一门长叨均安，四序公和迪吉。统资道力，介福方来。谨意。

宣毕斋意，铺设下许多文书符命。表白一一请看。揭开第一张说道：“此是弃世功果影发文书。申请三天三境上帝、十极高真、三官四圣、泰玄都省，及天曹大皇万满真君、天曹掌醮司真君、天曹降圣司真君，到坛证监功德的奏收。”又揭起第二张：“此是申请东岳天齐大生神圣帝、子孙娘娘、监生卫房圣母元君，并当时许还愿日受祷之神、今日勾

好鲜亮神气的官服。

进入伦理座次，则只有正配与产子妾的“座席”。



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多多。煞有介事。

销顷愿典者、祠家侍奉长生香火、三教明神，勾销老爹昔日许的愿款，及行下七十五司地府真官案吏主者，到坛来受追荐，护送亡人生天。此一
票，是玉女灵宣、天神帅将、功曹符使、土地等神，捧奏三天门运递关文。此一张，玉清总召万灵真符，高功发遣公文，受事官符。此一张，是召九斗阳芒流星火全臻大将，开天门的符命。”看毕此处，又到一张桌上，揭起头一张来：“此是早朝开启请无佞太保康元帅、九天灵符监斋使者，严禁斋仪，监临厨所。此一张，是请正法马、赵、温、关四大元帅，崔、卢、窦、邓四大天君，监临坛监门，及玄坛四灵神君、九凤破机大将军，净坛荡秽，以格高真。此一字，是早朝启五师笺文，晚朝谢五师笺文。此一字，是开辟二代卷帘化坛真符。此一字，是请神霄辟非大将军鸣金钟阳牒，神霄禁坛大将军击玉磬阴牒。此一字，是安镇五方真人云象，东方九炁镇天玉字真文、南方三炁镇天玉字真文、西方七炁镇天玉字真文、北方五炁镇天玉字真文、中央一炁镇天玉字真文。请五老上帝安镇坛垠，证监功德，俱是五方颜色彩画的。此一字，早朝头一遍，转经高上神霄，玉真王南极长生大帝；第二遍，转经高上碧霄，东极青华生大帝；第三遍转经高上青霄，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；午朝第四遍，转经高上玉霄，九天雷祖大帝；第五遍，第六遍，转经高上泰霄，六天洞渊大帝；晚朝第七遍，转经高上紫霄，深波天上帝君；第八遍，转经高上景霄，青城益算可干司丈人真君；第九遍，转经高上绛霄，九天采访使真君：九道表笺。掠剩、报应、幽枉、积逮，起四司，谢四司笺。此又一字，是午朝高功捧奏拜进三天玉陛、黄素朱衣，并遣旨、介直、符醮吏者，同当日受事功曹，护送章表殿递云盘关文。此一字，是三天持宝策大将军并金龙、茭龙、骑吏、火府、赉简童子，灵宝诸符命，不可细数。此一字，是晚朝谢恩诚词都疏，及一百八十表醮、经醮，云鹤、马子俵分钱马、满散关文。”又一桌案上，“此是哥儿三宝荫下寄名，外一家文书符索牒札。”其余不暇细览。

不览也罢。以极多极复杂的符码压抑人的思维，使其皈依不疑。

西门庆于是向案前炷了香，画了文书：“请谢高功老爹，今日十分费心。”左右捧一匹尺头，与吴道官画字。固辞再三，方令小童收了。然后，一个道士向殿角头，砧碌碌擂动法鼓，有若春雷相似。合堂诸众，一